

xinli congshu

心灵丛书

大学生村官

DaXueShengCunGuan

李晨◎著

龙绍川出生在白龙洞村盘龙自然村。

1977年，他在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中，考入北方农林学院农学系。在经历了三年的学习生活后，1981年春天，他自愿回到了家乡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。1984年担任白龙洞村党支部书记，兼任黄川乡党委副书记，1990年，因抵制不正之风，他的乡党委副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相继被免……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大学生村官

李 晨◎著



青海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生村官 / 李晨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0.2

ISBN 978-7-80620-563-1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7544 号

大学生村官

李晨 著

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

装帧设计 勉思维

责任印制 王怀庆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s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04882

开本 980mm×720mm 1/16

印张 20

字数 300 千

印数 3000 册

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0620-563-1/I·98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前言

“新绿丛书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策划，于2001年开始出版的以宁夏作家作品为内容的系列文学类图书，截至2005年年底已连续推出三辑。其中《马鸿逵传》已经再版，《花旦》《白衣宰相》《花逝》等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。丛书的出版，既丰富了本地区的文化生活，又为宁夏的文学创作发掘了优秀人才。

为弘扬先进文化，培养、扶持青年作家创作，2009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新启动“新绿丛书”出版计划，并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。入选作品以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中长篇小说为主，贴近生活，弘扬主旋律，是人文性、时尚性具佳的图书，展示了宁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。

引子

初三的暑假里，在等待中考后的消息时，百般无聊的我就在家里帮着爷爷整理家务。

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无意中我在爷爷家的老屋里发现了一个带锁的精致的木箱子，木箱子上面已经积下了一层厚厚的尘土。擦净尘土后我有点好奇，箱子沉甸甸的，装有什么东西呢？爷爷说：“这是你大伯进城时留下的箱子，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宝贝。他临走时再三嘱咐我，一定要把箱子放在供奉祖宗的老屋里，千万不能遗失。”

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隐藏着大伯的什么秘密？我看着箱子静静地想着。好奇和探索是我的天性，最后实在是耐不住了，在征得爷爷的同意后，我打开了箱子。

箱子的最上面用一层厚厚的塑料纸封得严严实实的，看来这是大伯采取的防潮措施。我的心提得老高老高，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呢？主人能用这样精致的箱子锁着，又包裹得这么细心，还交代爷爷把它放在老屋里存着。这里面肯定是装着什么贵重的东西。我一个晚辈，在没有征得大伯的同意下就翻看了他的东西，这是不是不合适？我犹豫了。爷爷见我不动了，他笑着说：“丫头！爷爷给你做主了，你就放心地揭开看吧。你大伯虽然一贯做事谨慎，但他喜欢光明磊落，在村里和乡里当干部的那十几年里，他是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。这里面既不会有什么金银财宝，更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”

看着爷爷坚定的眼神，让我想起了“知子莫如父”这句话，于是我就用颤抖的手揭开了盖在箱子上面的这层神秘的面纱。最先看见的是一面枣红色的锦旗，锦旗上绣着“火热的青春，无悔的年华”十个金黄大字，落款是：中原省青年联合会，时间是1993年5月4日。看着这面锦旗，爷爷好像在思索着什么。停了一会儿他郑重地对我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你大伯当年参加省‘青年突击手’表



表彰大会时带回来的，回来后他就到乡里任党委书记了，他也就不再担任村里的村支书了。”我问爷爷：“大伯是什么时间回村里当干部的？”爷爷掰着指头算了又算，最后他说：“应该是1981年吧。”我仿佛有点明白了，大伯之所以没有把这箱子带走，把它一直存在老家的祖屋里，而且把这面锦旗盖在了箱子的最上面，这里面装的应该是大伯在村里工作这十几年的经典故事。

我兴奋地揭开了这面意义重大的枣红色锦旗，拿出了下面厚厚一沓的奖状和奖牌，一件件仔细地翻看着，这里面还夹着一些大伯的任职和免职的通知。爷爷说：“这是你大伯十几年来成就的记录，这每一张奖状和每个奖牌的后面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这每一张任职和免职通知中也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。等你有空了，爷爷再慢慢地讲给你听。”当我翻完了那些奖状和奖牌后，下面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半箱子日记本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大概翻看了一下，除了一些工作笔记外，主要的是大伯写的日记。最早的是1978年的3月大伯考入大学时写的，时间停留在了1996年的6月，这就是爷爷说的，他已经到了乡里任职。

为了排遣假期的空闲，我就在老屋里细细品读着这些尘封了多年的日记，也在断断续续倾听着爷爷给我讲述的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爷爷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我的身旁，不停地抽着他那永不离手的旱烟袋。当看到那些精彩的片断时，我就念给爷爷听，爷爷总是笑眯眯地给我讲述着。在讲到大伯那些光辉历程的时候，我看到爷爷的脸上充满着自豪和兴奋；在讲到大伯那些痛苦的经历时，我看到爷爷眼眶里饱含着痛苦的泪水。我能看出来，爷爷和大伯是一对同呼吸共命运的父子。

日记总共有一百多本，看来在农村的这十多年中，大伯几乎是天天都在记日记，长的有几百字，短的只有一两行。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，才读完了这些日记，听完这些与日记和奖牌相关的故事。大伯就是一个标准的“大学生村官”。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。

每天晚上，我都在撰写着自己的日记，实际上也是读书笔记，我要把我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故事记载下来，我要把我从大伯的那些日记里看到的精彩片断写进我的电脑里。

高中的几年里，每到假期我就翻看着这些日记。直到有一天父亲发现了我的秘密，他笑着说：“你大伯是咱们家乡的传奇人物，他的经历和故事简直就是

一部经典的小说。”接着父亲也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大伯的故事，特别是给我讲述了大伯近些年的事情。当听完了父亲讲的这一个个故事后，我的日记本和电脑里的记录就已经有十几万字了。

当我看到目前在我们国家，新一代的大学生村官正在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后，我就想起了自己所知道的这个“大学生村官”的故事。于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个故事写了出来，写了这部反映大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品。我想把这部作品，奉献给那些满怀希望走进新农村的大学生哥哥、姐姐；奉献给当今那些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朋友们；奉献给那些曾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奉献出了无悔的青春年华的叔叔、伯伯和阿姨们；奉献给当今这以“科学发展观”为国策的新时代。

尽管我没有那些作家们深厚的生活积淀和高超的文采，但我手中有这十几万字精彩故事，而且我是在用自己的心来写这部作品的。我只想把老一代大学生村官的经历和事迹展现在大家面前，也许会给新一代的大学生村官们一些必要的启迪，也许能给我们这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增添一块砖或瓦。这就是我未来的大学生的一点微薄的愿望。也许几年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，昂首挺胸地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大道上。

作者 李晨

2009年7月



第一章

阳春三月,万物复苏,春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西北大地,给这里带来点点生机。在远离都市的北方农林学院里,游泳池边的两行柳树已是翠叶满枝,柳絮飞扬。白色的柳絮在阵阵春风中飘扬,飘进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,犹如浪花一朵朵。游泳池边矗立着几座低矮的假山,假山上的迎春花正傲然绽放。勤劳的蜜蜂争先恐后地吸食着花蕊上的芳香,然后又带着胜利的果实快乐地飞回了蜂巢。

游泳池边,大柳树下,一条条长椅上,一座座被花儿环绕的凉亭里,满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。他们有的是情意正浓的恋人,有的是患难与共的朋友,还有的是朝夕相处的同室兄弟或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老乡。他们都在尽情地沐浴着暖融融的春光,大口地呼吸着迎春花的芳香。在这里,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自由时光。

他们,是共和国的骄子,是时代的宠儿,有幸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班列车,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北方农林学院。而在春节前,他们结束了三年的学习生活,现在都在等待着毕业分配,这是每个人一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。

在这三年的大学生活里,谈情说爱是这些骄子们不敢逾越的禁区。因为在学院的告示牌上,年年都有因谈恋爱而被学院开除学籍的布告。看着那些背着铺盖、含着泪水,步履沉重地走出校门的学姐学长们,大家都震惊了。十年寒窗苦读,父老乡亲们的殷切期盼,还有那繁花似锦的前程,都断送在了那一份不理智而又苍白的感情中。

春节后,再来到学校,除了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外,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,耐心地等待,等待着学校的分配方案,也等待着命运的抉择。而在这个时候,那些紧紧盯了他们三年的辅导员们也松懈了,好像在有意奉还禁锢了他们三年

的自由生活,不再对他们严加看管了,让他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得以尽情地释放。

夕阳西下,农学系的应届毕业生龙绍川和同班美女杨柳默默地坐在柳树下。他们已经在这里促膝欢谈了几次了,而这一次显然他们经过了激烈的争论,吵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此刻都一言不发地沉默着,杨柳的眼睛通红且还含着泪花。两排参天大树傲然挺立,那枝条在微风吹拂下飘荡,水面上激起了粼粼微波。

忽然,一个男生奔跑着来到了游泳池边,一个女生在他的后面叫喊着追赶着。只听扑通的一声,那个男同学就跳进了冰凉的水中。因为常有那些热爱冬泳的学生在夜里来游泳锻炼,所以大家都没有太在意这跳水的响声,直到后面追赶的女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游泳池边看到此景时,哭着大声地喊道:“有人跳水自杀了,快来救人呀,快来救人呀!”哭喊声打破了游泳池的宁静,也惊动了池边和凉亭里那一对对“鸳鸯”。大家都从不同的地方飞快地跑了过来,有两个会水的同学迅速地跳到了水中救起了那个男生,冰冷的水冻得他们瑟瑟发抖。

龙绍川和杨柳是坐在池的西边的,当他们跑到跟前时,同学们正在给那个跳水的男生控水。那个女生一边小声哭泣着一边把浑身湿漉漉的男生揽在怀里,一群同学都关切地围在旁边。挤到前面的龙绍川一见那个哭着的女同学,吃惊地喊道:“丫头,咋是你呀。”她是他们班里的一个同学。看见了龙绍川,叫丫头的女生哽咽着说:“老班,老葛他……他想不开跳水了。”“葛振邦你这个混蛋!”龙绍川嘴里骂着,赶快换下了抱着老葛双腿的那个男同学。

跑在后面的杨柳听见了龙绍川的骂声,到了跟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。看到葛振邦已经睁开了眼睛,知道他没有生命危险了,龙绍川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元钱,递给了身边下水救人的同学,感激地说:“我谢谢各位同学了,你们赶紧回去换换衣服,买两瓶白酒暖暖身子吧。”接着他又对着围观的几十个同学说:“这两个都是我们班的同学,他们是一对苦命的‘鸳鸯’,还望大家开开恩把今天这事给瞒下来,我先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!”说完冲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这时的丫头也醒悟过来了,她知道今天这事情一旦闹到老师那里会产生的后果,于是急忙放下已经苏醒了的老葛,就跪在了地上给大家重重地磕了个头。

同学们陆续离去,老葛能慢慢地坐起来了。他浑身透湿在凉风中颤颤发抖。龙绍川冷哼一声:“哼,老葛,你连死都不怕了,难道还怕这小小的寒冷吗?”老葛有气无力地瞪了龙绍川一眼抖得更厉害了。杨柳跑去宿舍拿衣服,而龙绍川把



老葛背到了游泳池的更衣室，脱下自己的外套，丫头也顾不上害羞了，当着龙绍川的面就剥掉了老葛湿透的衣服，用自己的外衣给他擦干了身子，又把龙绍川的外套给老葛穿上了。

杨柳不能去老葛宿舍拿衣服，她知道要把这件事的知情者限制在最小的范围，只好去龙绍川的宿舍。她对龙绍川同宿舍的几个人说龙绍川在澡堂里洗澡忘了带衣服，叫她来拿衣服。那几个室友都是龙绍川的铁哥们儿，对他俩的事儿知根儿知底儿。大家纷纷调侃：“看看，还是人家‘龙老班’有福气，现在洗澡就有人给搓背了，要不我们杨大美女咋知道绍川在澡堂里没带衣服？”“杨柳你和绍川结婚的时候，可别忘了哥儿几个。这几年我们可没少给你们站岗放哨，要不你俩早就成了布告墙上的名人了！”“杨柳，到时候你说我们应该叫你姐姐还是嫂子，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们。”杨柳红了脸拿着衣服往外跑，回头瞪着凤眼说：“各位有什么屁赶紧放，晚了本小姐就听不到了，哼。”说着就飞快地离开了龙绍川的宿舍。

出了宿舍楼的大门，杨柳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，并不是气恨这帮同学的调侃，而是她心里实在委屈，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，她和龙绍川因为分配去向的问题谈崩了，也许，他们之间就此结束了……但她仍然感谢龙绍川这几个可爱的室友，在漫漫的三年岁月里，他们都在无私地帮助着对方，是龙绍川的生死弟兄。

风吹干了杨柳面颊上的泪水，将她的思绪带回了三年前……

龙绍川来自中原农村，在高中时他就是个高才生，高中毕业几个月，就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。尽管当时高中的教学质量普遍不高，但由于他的聪明和努力，他以当年全县第八名的好成绩被北方农林学院录取。

在学院农学系的78级一班里，他属于年龄居中的学生，虽然不能跟那些饱经风霜的大哥、大姐们相提并论，但农村的磨炼和家庭的特殊情况，使他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老练。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那半年里，他在大队水利专业队工地当技术员，由于表现出色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，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等考到北方农林学院后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，在大一的下学期里他就被选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兼班长，所以大家都习惯叫他“老班”，在大二时他又被推选为学院学生会的文体委员。

杨柳和龙绍川来自同一个县，她出生在城市，父母都是县里的机关干部，她是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被录取的。杨柳性格开朗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加上她

能歌善舞，被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和系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

女生在当时的农林院校是稀有资源，她之所以填报农林院校，很大一个原因取决于她那在县里当农业局长的爸爸。作为学生干部她是合格的。她还是农学系里公认的系花。

因为是同县老乡兼同班同学，年龄又是相差无几，而且同是班干部，龙绍川和杨柳无论在班里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上，都是亲密无间的伙伴和朋友。

有着一米八三个头和精湛投篮技术的龙绍川，是学院里的风云人物。大二时就当上了学院的篮球队队长，只要遇到篮球比赛，78级（一）班女生组成的铁杆拉拉队都是篮球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作为班里团支部书记的杨柳始终是这个拉拉队的队长，只要有杨柳在场，篮球场边“龙绍川加油，78（一）班加油”的口号声就会连绵起伏不断响起。看到杨柳望着龙绍川的痴迷眼神，那些对龙绍川心动的小女生们只有默默放弃行动。

由于某些原因，起初杨柳是十分瞧不起龙绍川的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一直用轻视的眼光看着龙绍川的杨柳与他熟悉后，轻视变成了欣赏，欣赏又变成了爱慕，情愫一天天在杨柳心中沉淀，终于使她鼓起了勇气，决心把龙绍川追到手。此后，她常常借故谈工作来宿舍里找龙绍川。龙绍川的室友很快明白了她的小心思，每次都知趣地躲出去，有的还在不远处给他们站岗放哨。

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不知哪个多事的到学院里告发了他俩，说他们多次在龙绍川宿舍里谈恋爱。当学院学生处的人来调查时，几个室友都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杨柳是来谈工作的，而且每次都有人在场，没有人听见过他们谈情说爱。”他们还在骂着：“该不是有人想和人家杨柳谈朋友了，被人家拒绝了才来陷害杨柳的。”“该不是有人想当班长了，想把龙绍川拉下来自己上去吧。这些人真是卑鄙无耻！”连龙绍川这些室友都不能证明这件事，学院就以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给这件事画了句号。

如果没有那些室友，也许杨柳和龙绍川早就因为这件事而被开除了，更不要说走到现在了，所以心存感激的杨柳每次听到大家的调侃心里都是甜甜的。

二

老葛穿好衣服后，还是不停地发抖，而且还在委屈地哭。龙绍川怒气冲冲



地指责道：“老葛，你说你都是当父亲的人了，还玩这小儿科的东西，你要是真想死，你咋不从宿舍楼上跳下来？你是不是真想闹出个动静来，让学院在咱们这一届学生中再发一张最后的开除布告！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父母和女儿想想，为人家丫头想想呀！”不管龙绍川咋说咋骂，老葛就是不说话，他心里知道龙绍川是为自己好。但丫头这时有点忍不住了，呜咽着说：“老班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们好，可不要再怨老葛了，都是我心眼小，让他生气了，我要有杨柳那一半的胸怀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。”说着她就哭着跑出了更衣室。杨柳也追了出去。

老葛的名字叫葛振邦，来自山西一个边远农村，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。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，几年前他和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，女儿也已经六岁了，一家人日子过得还算和睦。恢复高考后，凭借扎实的功底他轻松地考入了北方农林学院。在班里他是年龄最大、学习最好的学生，所以就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。由于这一届学生基础参差不齐，他成了班里的“课外辅导员”，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。他的学识和热情赢得了大家的尊敬，三年来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“老葛”，甚至很多人都几乎忘了他的名字。

在众多向他讨教的人中，丫头是最特殊的一个。这个来自福建的城市姑娘叫张秀英，因为她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老葛后面，所以大家都叫她“丫头”。她也很喜欢这个绰号。丫头是个很贴心的姑娘，每次下课时当大家都围着老葛问这问那的时候，她总是不着急，等大家都问完了，才向老葛提出自己的问题，而且问题还蛮多，老葛每次都耐心给她解答。

因此，几乎每次都是他们两个最后到食堂吃饭。丫头很会体贴人，每天老葛到饭厅的时候，丫头已经把饭打好放在桌子上了。在老葛给丫头还餐票时，她有时爽快地收下，有时提出各种理由拒收。后来丫头就对老葛说：“这样多麻烦，等咱俩把我的餐票用完了，再用你的，何必这样推来推去的让人笑话。”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因为学院每月是按人头等量发餐票的，如果不够用自己再购买，结余下来后学期末可以兑换成钱和粮票。可是每个月丫头的餐票好像一直用不完，所以老葛的餐票总是派不上用场。老葛知道这是丫头在变相地帮着他，慢慢的，他对丫头也有了好感。

丫头虽然相貌平平，但是打扮很时尚，脑子又灵活，所以在学院也是个回头率很高的女孩。有这样的女孩在身边陪着，老葛的虚荣心大大地得到了满足，有

时候趁个别辅导的时候还会摸摸丫头的手。丫头不但不怪他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在快放暑假时，他俩心照不宣地晚回家了几天，他俩偷偷地相好了。

老葛是个有魅力的成熟男人，丫头在他的吸引下已经对他死心塌地，就这样，他们偷偷地恋爱了。尽管老葛已经是个当父亲的人了，但是丫头还是如痴如醉地爱着他。去年暑假，老葛想法和家里的妻子离了婚，却留下了女儿，父母一直在家帮他照看着已经六岁的女儿。

春节时，丫头回家给父母坦白说自己交了男朋友。尽管她向父母隐瞒了老葛的年龄和婚姻状况，但父母死活也不同意女儿远嫁荒凉的大西北，不但责令要让她分配回福建，还以死来威胁她让她断了和老葛的关系。双方僵持了一个月，连新年都没过好。万般无奈，双方都作出了让步，父母给出的条件是：让老葛也分配到福建，他们两个要在福建安家落户。丫头想这样也行，东南沿海怎么着都比那西北有发展前途，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父母。

春节过完返校后，知道了这件事的老葛却坚决不同意。因为家里上有年迈的父母，下有年幼的女儿，一个男人的责任心不允许他为了个人幸福而抛弃自己的责任，与丫头一起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。两个人谈判了十几次都没有统一意见，无奈丫头只好提出和老葛分手。老葛想到自己的付出却换来一场空，很难接受这个事实，两人今天晚上最后一次谈判破裂后，老葛就不能自控地去寻短见。

杨柳了解了老葛和丫头的情况，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，忧心地问丫头：“那你们现在咋办呀？”丫头说：“我知道老葛对我是真心的，就在他跳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，我要跟着老葛去山西！至于我父母那里，我以后会再给他们解释的。”此刻丫头那纤细的身躯变得高大，杨柳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个看似文弱的女孩。

杨柳和丫头回到更衣室时，老葛也在龙绍川的劝说下慢慢地恢复了理智。清醒了的老葛拉着丫头的手豪情满怀地说：“秀英，是我太自私了！老班让我懂得了什么叫男人的胸怀和责任，我同意你的决定，咱们理智地分手，毕竟咱们相爱过一回，做不成夫妻咱就做最好的朋友！”老葛的话让丫头更加感动了，她也不顾龙绍川和杨柳在场，紧紧地抱着老葛说：“不，自私的是我！之前都是我不好！老葛，我决定跟你去山西，我要一辈子都当你的‘丫头’！”老葛听到这好消息，眯了了半天，还是杨柳提醒了他：“老葛你眯啥哩，人家丫头答应跟你去山西了。”老葛晃晃头定了定神，才说：“那你咋给你父母交代？”丫头说：“爸妈总会



原谅我的，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，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，有幸福，也有决心。

这时杨柳轻轻地拉了一下龙绍川的手，他们就悄悄地走了，把空间留给这对有情人。

老葛和丫头的事让两个人都深有感触。一路上，他们都低着头默默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因为就在老葛跳水前，杨柳已经给龙绍川明确表态：她坚决不同意龙绍川回农村！

三

龙绍川知道凭杨柳的条件，与他在一起是委屈了杨柳的，而且杨柳的父母也决不会同意杨柳跟他回农村的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……

三年前，他们刚刚迈入校园……

出身农民家庭的龙绍川，生活是极其朴素的。他的“吝啬”在班里更是出了名的，所以大家都在背地里叫他“龙老抠”。

他从来不买零食，不下饭馆，几乎每身衣服上都有几个补丁。星期天大家通常会去市里或郊外游玩，他也很少参加。有时去离学校不远的地方，他都是步行前往，连来回一角钱的公交票他都舍不得掏。

他知道，自己的家境无法与别的同学相比。母亲早早就离开了人世，爷爷年迈多病，几个弟弟妹妹年幼无知，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一人支撑。所有的家务都是由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操持。虽然家里竭尽了全力供他上学，但每个学期最多也只能拿出一百多块钱给他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在他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时，本身也很拮据的村里乡亲们慷慨解囊捐钱给他。在他入学的第一年，村里还破例给他奖励了一百元钱，代职支部书记刘万山和乡亲们又给他资助了一百多块钱。尽管学院收的费用很少，但要保证一日三餐和正常生活、往返车票，再加上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得已的破费，时常让他捉襟见肘。

在第一个学期里，班里同学都觉得龙绍川过于抠门儿，是典型的小农意识，杨柳也深有同感，十分瞧不起龙绍川。但在暑假中杨柳去了一次龙绍川的家后，她被深深地震撼了。龙绍川一家六口人，住在一个有着五孔窑洞的靠崖院里，屋

子里除了一张祖上留下的方桌和父母结婚时的箱柜外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土炕上的粗布被褥也是补丁摞补丁的，弟弟妹妹穿的是龙绍川退下来的衣裳。为了给弟弟争面子，招待好这位城里来的女同学，操持家务的姐姐在院子里找了几个地方，才从鸡窝里摸出了两个鸡蛋，给她做了一顿鸡蛋捞面条。

杨柳是含着泪吃完那顿饭的，从龙绍川家里回来后，她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。家境较好的她从未想过在这不算偏远的地方，还有如此贫困的家庭！

暑假过后开学前，她早早就写信让龙绍川把学生证捎给她。她提前替龙绍川买好了返校的车票，又把父亲不穿的一些旧衣服放在背包里，打算在合适的机会送给龙绍川，她不愿让那些来自城里的同学看低她的这个人穷志不穷的老乡。

杨柳知道龙绍川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所以她在同学中从不说破龙绍川的家庭窘境，只是在身体力行地默默帮着龙绍川。遇到同学聚会要出去时，她就鼓动同学们和龙绍川一起步行，说这样能锻炼身体；遇到同学聚会吃饭该龙绍川出钱时，她总是变着法子用各种理由把地点选在最便宜的饭馆，而且提前和老板说好，让饭馆只收龙绍川一半钱，其余一半她自己过后再给饭馆补上……

一个明媚的礼拜天，班里的同学们准备结伴到古都西安去玩。龙绍川并不想去，可他是党支部书记又是班长，他不去大家都会感到很不痛快。杨柳明白，龙绍川是心疼那六块钱的车票，所以她就自告奋勇把大家的钱收起来去买票，并悄悄地为龙绍川也买了一张票。在出发前杨柳找到龙绍川把车票悄悄塞到了他手里，说：“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就去把票退了。”龙绍川知道杨柳的脾气，挠了挠头，只得和大家一起去了。在回去时，龙绍川说自己还要去探望一个亲戚，让大家先走。他在城里哪有什么亲戚，只是想步行回校，省点儿钱。杨柳心知肚明，她就找了个理由说自己也要晚走一会儿，让大家先回去。杨柳一直追求着龙绍川的事，班里的同学都知道，大家会意地笑了笑就走了。

就剩下他俩的时候，杨柳笑着说：“走吧，我也陪你去看看你家的亲戚。”龙绍川急得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杨柳凤眼微瞪，说：“你不就是想步行回校嘛，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还不知道。走吧，今天本小姐陪你走走这长征路！”说完杨柳扭头先走了，龙绍川迟疑了一下才跑过去追上了杨柳。这天，他们硬是步行了几十里的路，在夜里九点钟才赶回了学校。

第二天，看到杨柳一拐一瘸去上课时，龙绍川知道是自己的缘故。晚饭后龙



绍川第一次主动约杨柳出去走走，他想向杨柳道个谢。杨柳艰难地下楼后在宿舍楼后边的操场见到了龙绍川，龙绍川刚要开口说话，杨柳却先说了：“最好不要给我道什么谢，如果你还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就搀着我在操场里走走！”面对着这个善良又倔犟的姑娘，龙绍川下意识地挠了挠头，小心地朝四边瞅了瞅，犹豫地搀起了杨柳的胳膊。这个夜晚在他们的说笑声中过去了。

龙绍川并不是根木头，从杨柳的言行中他也能感觉出来，这几年杨柳一直在帮助他、喜欢他。但他只能自欺欺人地把这当做友情，因为他不敢也不能往深处去想。开学后，当龙绍川要把车票钱还给她的时候，杨柳笑着对他说：“这钱我暂时不收，城里买鸡蛋是凭票供应，不好买，钱是我爸妈让你在村里给我家买鸡蛋的，等到春节时给我家拿去就行了。”龙绍川明白杨柳的心，心中满满的，全是感动。

大二第一个学期的一个晚上，大河县的几个老乡同学在龙绍川的房间聚会。几个室友见龙绍川有老乡聚会，就都早早地出去了。两包花生米和两瓶白酒是男生的佳肴，几个苹果和橘子是女生的美味，这些都是杨柳去张罗着买回来的。一阵漫无边际的闲聊后，男生就开始猜拳喝酒，杨柳和另一个女生在一旁吃着苹果看他们。这种大家都毫无目的、毫无忌讳的场合，是人最放松的时候。龙绍川本来就不胜酒力，又不擅长猜拳，当两瓶酒快要喝完的时候，他这个东道主已经被灌趴下了。

几个老乡先后离去后，龙绍川胸中像被火烧一样热起来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想吐。杨柳急忙扶住了站都站不稳的他，却恰巧被龙绍川吐了一身，一股刺鼻酒气把杨柳呛得两眼直流泪。跺了一下脚，费力把他放在床上，杨柳就去宿舍换衣服了。回来后，眼前的一幕把她吓住了，龙绍川吐得满床、满身都是脏东西。

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把龙绍川身下的床单抽出来，又费力地帮龙绍川脱下了外套，把那些脏东西拿到了卫生间泡到脸盆里。转身回到自己宿舍，把寒假从家里带来的旧衣服拿来，帮龙绍川穿好，又赶忙把泡在脸盆里的东西洗好、晾在衣架上。

这是杨柳有生以来第一次伺候人。当干完这一切，看着龙绍川稳稳地安睡她才回到自己的宿舍。她感觉脸上红得发烫。那一夜她失眠了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当时她是怎样把龙绍川这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的衣服脱下又穿上的，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老乡了。

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，两人约好在游泳池边见面。尽管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，又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，但在学校严查谈恋爱的铁规下，大家都很忌讳在大庭广众下单独见面。龙绍川带着那一套洗好的衣服在大柳树下等着杨柳，这里是个自由港，也是同学们经常约会的地方。

看到杨柳走到他身边坐下，龙绍川怯生生地对杨柳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那天晚上让你受累了，我谢谢你了！你给我穿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，你拿回去吧。”这是入校以来杨柳第一次看见这个大男孩羞答答的样子，她像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盯着龙绍川，直到龙绍川被看得满脸通红，窘迫地开始挠头，她才笑着说：“谢什么呀，谁叫咱们是老乡呢。衣服就放你那吧，那是我爸爸穿过的旧衣服，我本来是带来准备捐给灾区的，结果学校一直没有组织捐献，你看合身就留着穿吧，反正我家里有的是旧衣服，放完假来时我再从家里捎来一套就行了。”说完不理睬龙绍川想要推辞的表情，扭头就走了。

四

冬去春来，转眼就到了1980年的暑假。两年多的学习生活，让龙绍川大开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。尽管当时的教育界还残留着“文革”时期的种种气息，但在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下，全国人民也看到了新的希望。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加倍地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，这一代先天不足的学子们也都在辛勤地为美好的明天奋斗着。

这时候的大学课本，是学院教授们针对他们这一届学生的特殊情况专门编写的，所以每个学科的知识面不是太深，都是些易懂和适用的东西，龙绍川又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对于农业方面又有较多感性的了解，所以学习起来得心应手。

在一次实习活动中，龙绍川和杨柳及几个同班同学，选择了河南新乡的刘庄村作为实习地点。在这个全国著名的农业典型村里，他们看到了亩产皮棉二百多斤的棉花高产田，看到了亩产超千斤的玉米地，也初步认识到了什么叫做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。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们，勉励他们好好学习，有朝一日成为祖国的栋梁，为祖国的进步、为人民的幸福作贡献。这次刘庄之行对龙绍川的触动很大，他不仅见识了刘庄先进的科学种田技术，也学到